

从外生导入到内生增长：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时代化命题的内涵蕴意与实现路径

高煜

摘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一经典命题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有了新要求、新内涵与新解答。中国现代产业成功实践了从外生导入到内生增长的升级路径。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必须承担时代化的战略要求,包括深入推进现代产业内生增长、积极推动全球产业体系重塑、深化探索产业安全的时代化实践等。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化内涵应当超越生产制造范畴,其内涵蕴意突出地表现为“三重转型”与“六维升级”,分别为智能化转型、自主化转型、绿色化转型以及创新升级、生产升级、产业基础升级、产业链升级、需求升级、安全升级等。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坚持主体引领路径、融合发展路径、差异化实践路径等。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传统产业;产业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5)07-0034-08

一、问题的提出

2024年3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等场合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2]²⁷因此,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我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新质生产力下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必须回答三个具体问题:一是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时代化的战略要求是什么?二是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怎样的时代化新内涵?三是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可行的实现路径是什么?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回答。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指导,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本质规定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内嵌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架构。“科

收稿日期:2025-04-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创新驱动价值链升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21FJLB028);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专项项目“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2024ES07);西安市2025年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西安加快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研究”(25JX187)。

作者简介：高煜,男,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 710127)。

技—产业—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架构,即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了产业的深刻变革,形成了新质生产力^[3]。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4]机器大工业通过生产技术革新和社会组织变革,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奠定基础。因此,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均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第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实现。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高精尖”设备,伴随科技进步新发现的自然物、注入更多技术要素的原材料以及数据等非物质形态等推动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5]。上述两方面及其组织方式的创新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具体实践则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实现。第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新质生产力时代化内涵的重要表现。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是大机器工业化发展时代的科学回应,新质生产力学说则是对新信息时代的回应。新质生产力“质”的变革,核心是要素禀赋变革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6]。因而,以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要素禀赋变革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新质生产力时代化内涵的重要表现。

对传统产业的再理解是研究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一时代化命题的基础。在传统产业的内涵、划分与特征等方面,已有文献存在较为多样化的认识^[7-13]。随着中国产业经济的发展,对于传统产业相关问题的研究也产生出较多新认识:第一,传统产业是一个相对性概念,而不是一个绝对性概念。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化背景下,已有研究从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不同视角理解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14-16]。第二,传统产业的内涵具有开放性与发展性。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新兴产业的不断更新,传统产业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第三,传统产业的范围具有拓展性。一些文献在实证研究中将整个制造业,以及包括制造业在内的整个工业作为传统产业研究的对象^[17-19]。更有文献在实证研究中将数字企业之外的企业都界定为传统产业企业^[20]。

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一命题的实质,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之外的产业的发展指向问题。在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相区别的产业形态。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

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主要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21]。未来产业是指由处于探索期的前沿技术推动,以满足经济社会不断升级的需求为目标的,代表科技和产业长期发展方向,会在未来发展成熟、实现产业转化并对国民经济产生重要支撑作用和巨大带动作用,但当前尚处于孕育孵化阶段的新兴产业^[22],包括但不限于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21]。与之对应,可将传统产业定义为由成熟技术支撑、体现科技和经济现有发展水平、满足经济社会当前需求、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支撑作用的产业。这种建立在传统产业内涵再认识基础上的再划分,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新要求。

二、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要求

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要求与以往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相比实现了重大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产业发展实现了两大突破,新质生产力下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遵循新的时代要求。

(一) 中国现代产业发展的两大突破

1. 中国现代产业完成了二次导入与双重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产业实现了从外生导入到内生增长转变。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由于存在着资本、技术、生产、经营管理、人力资本等诸多制约,现代产业部门从落后经济体内生形成的难度极大,必须由外部经济体导入。遵循这一基本规律,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契机,成功实现了现代产业部门的二次导入,即通过进口替代导入一般制造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导入加工制造业。在此基础上,通过自身努力奋斗,中国进一步实现了上述两类产业的双重升级。以产业升级为基础,以创新驱动为方式,以5G通信、新能源汽车、数字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内生增长为标志,中国现代产业初步实现了从外生导入到内生增长转变。中国现代产业实现从外生导入到内生增长转变,具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发展阶段是现代产业导入阶段,时间为

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通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与城市增量改革,增加人民收入,为需求扩大创造基础;通过扩大进口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培育现代产业的国内市场需求,解决现代产业的技术与生产问题。在这一阶段,中国通过进口产品的国产化实现了现代产业部门从国外向国内转移的进口替代,从而导入了现代产业。此阶段现代产业的发展呈现出四个特征:一是核心命题是解决生产落后与需求增长的突出矛盾;二是发展方式是进口替代,从国外导入现代产业部门;三是发展形式为对外贸易以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四是核心产业是消费资料工业为主的一般制造业,包括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等,以及由产业关联效应带动的钢铁、能源等产业。

第二个发展阶段是现代产业外向化发展阶段,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10年代后期。在这一阶段,全球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方式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转变为包含全球贸易、投资、生产一体化在内的经济全球化方式。在生产领域,产品内分工与纵向非一体化推动了生产网络的全球一体化。中国抓住了这一重大历史契机,充分利用自身在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推动了加工制造业的飞速发展,同时对经济全球化及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在一般制造业领域积极开拓全球市场,以全球化的新需求推动了产业升级与新增长。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呈现出显著的持续上升趋势,成为我国的主要贸易形式;出口也超过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此阶段,中国现代产业发展“双元推动”特征十分显著,即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加工制造业与出口导向的一般制造业共同推动了产业升级。这一阶段的核心命题是通过开拓全球需求拉动中国生产能力提升,其中,加工制造业通过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开拓全球生产性需求,一般制造业则通过参与国际贸易的方式开拓全球消费性需求;发展方式是外向型发展,包括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以及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实现一般制造业升级;主要形式有三种,分别为国际贸易、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全球价值链下的生产外包;核心部门是以电子制造等为核心的加工制造业,以及一般制造业与机械制造业。

第三个发展阶段是现代产业的内生增长阶段,时间为21世纪10年代后期至今。此阶段,数字经

济引领了新一轮产业革命,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推动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新兴产业与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快速发展,实现了中国现代产业从外生导入到内生增长的根本性转变,创新驱动格局初步形成。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23]通过新要素赋能、新技术赋能、新需求赋能等多种方式,在供给端与需求端全面赋能传统产业实现新增长^[24]。在这一阶段,中国现代产业发展的核心命题是创新驱动、实现前沿部门的内生增长以及创新扩散推动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满足国内国际的多元需求;发展方式是以创新驱动为核心,以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主要形式是自主创新,此外还包括贸易升级、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进口替代等多种形式;核心部门包含数字产业化部门、产业数字化部门、战略性新兴产业部门与未来产业部门等。

2. 中国现代产业具备五项关键能力

一是规模化生产能力。规模化生产是现代产业,特别是现代制造业的重要特征,体现了现代产业的生产能力、规模经济效益以及市场占有能力等多重涵义。中国现代产业规模化生产能力的提升依赖三个关键因素,分别是现代生产水平、现代管理能力、规模庞大的人口与长期持续增长的国民收入共同推动的超大规模市场。二是低成本生产能力。中国现代产业实现了低成本生产,根源在于劳动力成本控制、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边干边学的学习曲线效应,数字技术的进步、智能生产等逐步成为低成本生产的重要推动力。三是高效率生产能力。中国现代产业的高效率生产能力体现在劳动力生产技能的持续提升、劳动投入强度的持续增加、现代化装备水平的持续提升、现代化生产运营管理水平持续提升等方面。四是高复杂度生产能力。中国现代产业的高复杂度生产能力主要表现在产品增加值提升与出口复杂度持续提升两方面。在全球产业分工的价值链分析框架中,高复杂度生产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涵义,它体现了现代产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以及租金的分配,直接影响中国价值链升级的前景。五是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能力。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是现代产业的核心能力之一。中国现代产业不仅对国内市场需求实现了迅速响应,而且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以跨境电子商务等方式,正在持续提升对于国际市场需求快速响应的能力。

(二)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要求

当前,中国现代产业内生增长格局初步形成。在国内外技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等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亟须深化探索,开拓现代产业内生增长路径,确保现代产业内生增长格局的最终形成。

1.深入推进中国现代产业的内生增长

近年来,中国现代产业实现了从外生导入到内生增长的重要突破。深入推进内生增长,巩固内生增长发展成效,成为新质生产力下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必须遵守的时代要求。新质生产力下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深入推进中国现代产业实现内生增长的核心内容。现代产业内生增长包含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内生增长以及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内生增长的实现依托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具体表现在产业基础现代化支撑、装备设备支撑以及需求与应用场景支撑三个方面。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依托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产生的溢出效应。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外溢效应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溢出,即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技术创新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与提升;二是产业关联溢出,即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发展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联带动作用;三是市场需求溢出,即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创造的市场需求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拉动作用。因此,新质生产力下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坚持三个目标:一是实现传统产业自身的转型升级;二是积极承接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的溢出效应,有效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实现内生增长;三是在自身转型升级的基础上孕育新型产业,即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创造新型产业。

2.积极推动全球产业体系重塑

当今世界,现有经济全球化模式逐渐解构,全球产业体系与经济体系深度重构。从积极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向积极推动全球产业体系重塑转变,是中国现代产业实现内生增长的必然选择。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必须发挥关键作用,推动全球产业新体系实现“三重重塑”:一是重塑参与方式,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逐步推动全球价值链升级;二是重塑分工内容,引导现代产业从成本导向、效率导向的分工,向创新导向、智能导向、绿色导向的分工转变;三是重塑升

级方向,价值链升级包括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由于低端锁定等原因,发展中经济体价值链升级主要集中于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推动价值链升级从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向功能升级与价值链升级转变。

3.深化探索产业安全的时代化实践

保障产业安全是新时代中国现代产业实现内生增长的核心任务。为此,必须树立正确的新质生产力下的新时代产业安全观:一是发展安全观,即以发展求安全,越发展、越安全是现代化产业安全观的核心。二是开放安全观,即以开放求安全,通过高水平开放推动产业安全。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必须构建以转型升级推动发展,以发展保障安全的双重机制,构建合作共赢机制与自主可控机制,以开放推动合作共赢与自主可控。同时必须处理好安全与效率的关系。

三、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内涵蕴意

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转型为手段,以升级为指向,其内涵蕴意突出地表现为“三重转型”与“六级升级”。

(一)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的“三重转型”

1.智能化转型

随着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智能化时代,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从而实现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是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的核心途径。当前,在数字技术的产业应用方面,中国已经从试点示范阶段过渡到大规模推广应用阶段^[25]。以数字化为基础,在智能化产业应用方面,智能技术在我国传统产业中的应用还处于早期试点示范阶段,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正逐渐在预测性维护、质量检测、生产计划等多个作业场景下得到深度应用,并广泛应用于通信装备、汽车、能源、机械等传统产业^[26]。下一步,传统产业的智能化转型需要从目前的以生产端、服务端的场景应用为主,向包含研发端、生产端、服务端、管理端、经营端、产品端等全领域的深度开发创新与场景应用创新深度推进,实现包含研发智能化、生产智能化、服务智能化、管理智能化、经营智能化、产品智能化等在内的全领域智能化转型。为此,需要在克服传统产业数据采集不足、智能技术应用开发复杂度高、传统企业智能化专业水平不足、供

应链智能化协同困难等一系列障碍的基础上,通过头部企业示范引领、数智产业专业化服务、传统企业智能化能力提升等多元方式系统推进传统产业的智能化转型。

2. 自主化转型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从外部给各国的经济安全带来了威胁和侵害。如前文所述,中国现代产业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全球化模式下,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外生导入方式迅速发展起来的,因而在关键技术、关键装备、关键产品、核心市场、行业标准等诸多领域的对外依赖程度较高。因此,以统筹发展与安全、提升产业安全水平为要求的自主可控转型,成为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的重要内容。必须以关键技术、关键装备、关键产品、核心市场、行业标准等的全面自主可控为主要内容推动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在关键技术方面,要构建技术创新的有效协同机制,在各企业之间形成协同创新的有效格局,各企业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协同创新,尽快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在关键装备方面,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需求为牵引,以国产化为方向,尽快实现关键设备的自主可控;在关键产品方面,关键原材料、核心零部件通常具有稀缺性强、生产制造难度大、附加值高等特征,要加快制约环节的突破,实现上述关键产品的自主可控;在核心市场方面,通过市场化、专业化、当地化市场开发服务,双边及多边贸易合作机制,经济、法律、政治等综合性市场开发形式,保证核心市场稳定与不断扩大;在行业标准方面,通过产业国内、国际合作,积极推动行业标准的自主可控。

3. 绿色化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27]因此,绿色低碳是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属性。传统产业中的钢铁、煤炭、石油、石化、冶金等产业属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产业。实现绿色发展,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此,在以碳达峰与碳中和为主要内容的“双碳目标”的明确要求下,绿色低碳转型成为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的核心内容。必须以理念转变、能力提升、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等为主要内容推动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第一,必须实现理念转变。不应当仅仅把绿色低碳作为传统产业硬约束条件,而应当把绿色低碳视为传统产业新型生产方式。将

绿色生产、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传统产业的转型过程中。第二,必须实现能力提升。以绿色创新能力、绿色生产能力、绿色管理能力、绿色运营能力等为核心构建传统产业绿色发展能力体系。其中,以绿色创新能力为传统产业提供绿色技术,以绿色生产能力推动传统产业实现清洁低碳生产,以高水平绿色管理能力确保传统产业绿色生产的顺利进行,以绿色运营能力为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支持。第三,必须实现约束与激励相结合的方式。在约束方面,应当提升监管能力,优化监管体制机制;在激励方面,应完善市场机制,使绿色生产真正成为推动传统产业盈利的新方式。

(二) 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的“六维升级”

长期以来,产业升级的核心内容是结构升级,即推进先进部门在产业体系中的占比显著提升。此后,产业升级的内涵扩大到效率、效益、复杂度、绿色等范畴。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内涵应当超越生产制造范畴,包含创新、生产、产业基础、需求、治理、安全等多个维度。

1. 创新升级

新质生产力最核心的内涵是创新,创新是新质生产力有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根本属性,新质生产力在本质上是创新生产力。因此,从生产型产业向创新型产业转变,从而实现传统产业创新升级,是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本质要求,体现了新质生产力下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传统的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区别。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创新升级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以创新推动产业发展与效益提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多是在规模、成本、管理、经营等方面发力,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要升级要坚持创新驱动。二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方式创新。探索与寻求适合传统产业特点的,包括加大创新投入、提高创新效率、提升创新效果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式,推动传统产业创新升级。三是构建传统产业创新系统。构建和完善包括技术创新、工艺创新、流程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等在内的传统产业创新系统。

2. 生产升级

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生产升级的核心是以生产智能化推动生产复杂化、高效化、柔性化、绿色化。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颠覆式技术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发展与生产升级是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内容。新质生产力以数字经济为核心,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新质

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是实现智能化生产,即实现生产计划、物料采购调配、生产制造、质量控制、生产调整等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以智能化为基础,实现生产复杂化、高效化、柔性化、绿色化转型。在生产复杂化方面,以3D打印、精密制造等技术为支撑,提升包括设备复杂度、工艺复杂度、流程复杂度、产品复杂度等在内的生产制造复杂度;在生产高效化方面,充分发挥智能化生产在自主决策方面的作用,以智能化为核心推动传统产业生产制造效率的提升,提高传统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在生产柔性化方面,柔性化生产是为满足消费者实时、多样化需求而产生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是实现柔性化生产的基础,高效的供应链管理在柔性化生产中起着关键作用,强大的研发设计能力是柔性化生产的核心,灵活的生产组织和人员配置不可或缺,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生产的智能化发展;在生产绿色化方面,充分发挥智能技术、智能装备在优化能源结构、提升能源效率、排放控制与检测等全环节的作用,推动传统产业生产绿色化转型。

3. 产业基础升级

产业基础高级化是指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等方式,提升产业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以产业基础高级化为目标推动传统产业基础升级,是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传统产业基础升级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在六大产业基础领域实现重点突破。加大对基础技术、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重大装备等六大领域的投入力度,以六大产业基础领域的重点突破推动传统产业全面升级。二是加快基础技术、基础工艺、基础装备、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生产制造、管理控制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推进产业基础升级。三是健全产业基础升级的激励机制与支持体系。综合运用财政工具、金融工具、市场工具激励影响大、外部性强的产业基础高级化项目,从人才、资金、审批等方面完善相应支撑体系。

4. 产业链升级

以产业链现代化为目标推动产业链升级是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之一。传统产业的产业链升级,重点在于组链、升链、治链三个方面。在组链方面,产业链作为大量专业化分工的独立企业结合成的紧密协作的有机体系,产业链协同与竞争优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要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在产业链循环畅通中的支撑带

动作用,启动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稳定水平,推动产业链全链条协同发展。在搭建产业链沟通平台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推动建立多元参与的产业链协调发展长效机制。在升链方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升级促发展。以数字化、智能化、产业链高端化等为方向,推动传统产业链在技术、人才、产品、标准、环保、效益、效率等方面实现转型升级,推动传统产业链向技术水平、生产效率、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领域和价值链环节升级,提升传统产业整体实力、质量效益以及创新力、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在治链方面,要提升产业链治理能力,优化政府产业链管理方式。充分发挥政府的顶层设计与规划引领作用,建立健全政企、政链长效协调体制机制,进一步落实产业链转型升级促进政策,建立政策实施及效果动态评价反馈机制。

5. 需求升级

推动传统产业的需求升级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需求满足,二是需求引领,三是需求创造。在需求满足方面,我国不断升级的国内需求,特别是在品种、品质、功能、质量、消费体验等方面的消费需求的升级,要求传统产业必须实现自身生产制造、内部管理、商业运行等方面的全面升级。在需求引领方面,传统产业应当通过持续的产业创新,将消费者潜在需求转化为供给可行的现实需求,从而引领需求升级。在需求创造方面,应通过数据要素、商业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持续优化消费的商业环境,创新消费模式,释放需求潜力,创造新需求。充分发挥传统产业创造就业的重大功能,推动传统产业的规模增长以及效率与效益的持续提升,以此为基础推动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提升,以持久性收入的稳定上升为需求升级奠定基础。

6. 安全升级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产业发展和分工格局深刻调整,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内容。传统产业提升安全水平应保证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主导构建国际区域生产体系,在效益提升基础上推动传统产业的可持续增长。在保证产业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方面,应在传统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工艺、产品、软件、装备、人才等领域实现以自主技术、自主知识产权、自主生产为核心的自主可控。在主导构建国际区域生

产体系方面,实现中国传统产业从主动嵌入全球生产体系向主导构建国际区域生产体系的转变。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产业持续升级,通过主导构建国际区域生产体系维护产业安全与经济安全。在效益提升基础上推动传统产业可持续增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19},在自主可控的同时注重传统产业的效益提升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传统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增长,确保产业安全持久实现。

然而,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面临重大挑战,需要协调三项重大关系。一是效率与就业的关系。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生产效率提升,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发展具有劳动力节约的显著趋势,导致就业减少,工资性收入减低,从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二是安全与效率的关系。产业安全要求自主可控,会产生分工参与度降低的问题,进而影响生产效率。三是自主与开放的关系。自主可控是为产业安全提供保障,开放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有利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一问题的本质是如何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四、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

(一) 主体引领路径

市场经济中,企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主体,无论是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还是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都是企业行为。产业转型升级成功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切实增强企业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和能力。“主导企业引领+行业带动”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模式,以主导企业引领产业升级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典型路径。在新质生产力下,这一升级路径具有了符合新质生产力特征的新涵义。一是积极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特征的新型主导企业,包括产业链链主企业、独角兽企业、平台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灯塔工厂等。二是积极探索主导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升级的新模式,采用“企业主导+政府协调+行业参与”,或“企业主导+行业协会协调+行业参与”等多种模式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二) 融合发展路径

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

产业实现内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基础。因此,与数字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深度融合,以数字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一是推动“实数”融合发展。推动以传统产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以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数字产业的高度发展带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以传统产业多样化应用场景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支撑。二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融合发展。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的发展,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重大契机。传统产业应当在装备制造、零部件供应、供应链配套、物流支撑等方面为上述产业提供配套支持,以此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是强化头部引领,促进链式发展。充分发挥头部企业对重点产业链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增强头部企业的配套集成能力、共生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维护产业链安全稳定,以此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三) 差异化实践路径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思想是,在遵循新质生产力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和产业优势,有针对性地制定发展战略,推动差异化发展。中国的传统产业种类繁多、区域各异,所处产业生命周期阶段差异巨大,无法按照统一的模式推进转型升级。因此,新质生产力下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依据各个产业、各个区域的不同情况,走差异化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EB/OL].(2024-03-05)[2025-05-07].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3/content_6936752.htm.
-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3] 赵峰,季雷.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和制度保障机制[J].学习与探索,2024(1):92-101.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8.
- [5] 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改革,2023(10):1-13.
- [6] 刘伟.科学认识与切实发展新质生产力[J].经济研究,2024(3):4-11.
- [7] 刘勇.新时代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动力、路径与政策[J].学习与探索,2018(11):102-109.

- [8] 孙育红.产业升级:高技术产业化与传统产业高技术化[J].当代经济研究,2001(5):19-21.
- [9] 吴言动,彭凯平.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驱动机制与保障策略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8(3):40-43.
- [10] 刘鹏飞,赫曦滢.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J].人民论坛,2018(26):87-89.
- [11] 刘瑞,高峰.“一带一路”战略的区位路径选择与化解传统产业产能过剩[J].社会科学研究,2016(1):45-56.
- [12] 赵芸芸,童冰鑫.夯实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根基[J].中国金融,2023(16):26-27.
- [13] 白易昌.“互联网+”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研究[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9(3):39-45.
- [14] 郭元源,陈意银,池仁勇.产业平台赋能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系统结构研究[J].科研管理,2025(2):22-31.
- [15] 韩晶,邹晓蔓,张成鹏.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J].经济理论与实践,2024(12):142-148.
- [16] 刘志彪,凌永辉,孙瑞东.传统产业改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选择策略:兼论对农业现代化的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2024(4):47-57.
- [17] 徐士博,章上峰.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路径研究[J].统计与管理,2024(6):4-16.
- [18] 王丹,惠宁,许潇丹.数字经济驱动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4(3):29-39.
- [19] 陈南旭,李宇轩.平台生态嵌入与传统企业价值链攀升: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科学,2024(2):100-121.
- [20] 陶锋,翟少轩,王屹.数字经济政策与传统企业跨界数字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25(2):118-136.
- [21] “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EB/OL].(2013-07-02)[2025-04-23].https://www.miit.gov.cn/ztzl/lst/qltjkdzg2013zxxd/zcbz/art/2020/art_f79d1b4dc6cf4f65bc6878650e60f32e.html, 2013.7.2.
- [22] 李晓华,王怡.未来产业的演化机制与产业政策选择[J].改革,2021(2):54-68.
- [23] 洪银兴.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J].当代经济研究,2024(2):7-9.
- [24] 高煜.赋能与重塑:新质生产力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指向与应对[J].学术界,2024(9):45-53.
- [25] 臧冀原,王柏村,孟柳.智能制造的三个基本范式:从数字化制造、“互联网+”制造到新一代智能制造[J].中国工程科学,2018(4):13-18.
- [26] 臧冀原,季恒永,黄庆学.数智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4(7):1183-1190.
- [27]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24(4):4-6.

From Exogenous Introduction to Endogenous Growth: The Connot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position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under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Gao Yu

Abstract: Transforming and upgrading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promoting their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re among one of the core issues for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classic proposi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has new requirements, connotations and solu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hina's modern industries have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an upgrading path from exogenous introduction to endogenous growth. Under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must meet the strategic requirements of modernization, including deepening the endogenous growth of modern industrie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reshaping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system, and deepening the exploration of modernization practices for industrial security. The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under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should go beyond the scope of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Its connotation is prominently manifested as “triple transformation” and “six-dimensional upgrading”, namely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autonomous transformation, green transformation, as well as innovation upgrading, production upgrading, industrial foundation upgrading, industrial chain upgrading, demand upgrading, and safety upgrading, etc. Under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should adhere to the paths of leading by the main bod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iated practice.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责任编辑:刘 一